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八十七回 擒九頭紫霞請寶 破萬頃降虛來臨

不知不覺，已到玉房山下。正心子謂復禮子曰：「素聞是地有一九頭烈馬，三緘之被擒者，必此怪也。吾等到斯，不可造次，須騰高四望，看這怪穴在於何處，三緘師徒困於何所，然後救之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兄言不差。」於是二人道雲直上，往下一視，遙看三緘師徒困於野壑之中，東倒西歪，呻吟不絕。正心子謂復禮子曰：「三緘任肩闖道，受了無限冤苦，可見闖道一事，誠非易易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以大道以任肩，要心心在道，絲毫不走，道自易闖，亦不難成。無如三緘以仙子根基，一人凡塵，始而富貴是貪，則萬怪千妖，已寓於名利心內；繼而欲得妻室，淫欲是抱，則千磨萬難，已寓於貪淫念中；終而清淨為高，不以闖道是務，則諸般苦厄，又難脫於不務闖道之哀矣。有此數誤，無怪乎山精侮之，水怪侮之，禽怪、獸怪、花草木怪侮之。不知者以怪由外人，其知者乃謂怪自心生。」

一怪生心，則萬怪生心，生生不已，故無地非怪。皆自取耳，夫復何尤？」正心子曰：「怪何由是而滅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前此起於心者，今必全而受之。受盡而怪始滅焉，未可以止也。」正心子曰：「以三緘之所貪，推諸三緘之所遇，何以譬之使尚也？」復禮子曰：「譬諸世人貪求名利，以及不孝不悌，其初懷奸使詐、巧於得者，轉眼即為窮鬼所纏，無食無衣。此其所遇，雖非山妖水怪，殆更屬於山妖水怪焉。至造不孝不悌之條，天必使之終遇逆子之怪、暴弟之怪，又何異三緘之所遭乎？所以學道者貪心不可妄起，人世貪心亦不可濫生，彼此原無二也。」正心子曰：「三緘遇妖遇怪，救之尚有吾等，世人遇及窮鬼與逆子、暴弟者，何人救耶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稍知改者，天亦救之解之也。」正心子曰：「三緘之前事，不可究矣，吾與爾忍聽其呻吟不絕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等前去，釋其所屬，看彼九頭老怪若何作為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如是，事不可緩，速去釋之！」二人按下雲車，剛釋其捆，早被小妖見得，報知九頭怪。

九頭怪手提通天鐵鎚，飛身而至，直向正心子頭上打來。正心子著了一驚，忙擋以護仙雙劍。復禮子在側，暗舉撐天如意，向九頭怪腰中力擊。九頭怪不及提防，大叫一聲，倒臥在地。

正心子甫舉雙劍，以誅此怪，不意化作黑風而逃。復禮子笑曰：「九頭怪自恃法力，以欺三緘，如此觀之，真狗彘不若耳！」言已，又將繩索慢慢解釋。九頭怪逃入洞中，報知游神。游神各執寶器，飛奔壑內，大聲吼曰：「何處野道，敢釋三緘之捆耶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吾乃上界仙子，特來救護闖道之人。爾有何能，敢束三緘，以阻大道？」三游神曰：「爾動輒以天仙自恃，諒爾有些道法。如能勝得吾等，吾等恭恭敬敬將三緘師徒與爾送出；如不能勝，爾又如何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如吾不能勝時，斷不再護三緘也。」游神曰：「爾誇大口，請來一戰！」二子不復語，一舉護仙寶劍，一舉撐天如意，雙雙上前。三游神亦各提鐵棍，力與二子戰於雲端。酣戰多時，勝負莫決。

三游神曰：「與爾力戰，一來一往，未決勝負，可知彼此道法不分上下也。待吾使一法寶，爾二人能鎮得著身兒，方算為第一仙子！」正心子曰：「爾有何寶，只管使來！」三游神不慌不忙，將口張開，向二子吹之。始覺微風觸面，漸覺風如水冷，久則愈吹愈厲。霎時之間，竟將二人吹得身無著落，簸弄空際，或時頭上而足下，或時足上而頭下。二子心中恍惚，幾不自持。復禮子曰：「此風厲害，宜各運元功以鎮之。」連運數周，其風漸停，而二人立足於地矣。極目四顧，不知是地何名。訪諸村人，村人以「尾閭」對。正心子曰：「此去玉房山，路有幾許？」村人曰：「由三關而約計之，其遙不啻千里。」復禮子聞說，謂正心子曰：「吾二人難伏此怪，不如回洞稟之師尊。」遂上雲車，騰空而返。

紫霞正在洞內靜坐養神，見二人倉皇自外馳入，心恐三緘弟子已墜萬鬼陣，忙收神下座，問及二子曰：「吾命爾保護三緘，而今究在何方，可有難否？」正心子稟曰：「而今三緘師徒遇了九頭烈馬，困於玉房山下。」言猶未已，紫霞曰：「爾等未之救耶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吾二人正釋其捆，先來烈馬，與吾等鬥，已為撐天如意打倒，化陣黑風而去。復來三怪，又與吾等鬥之。鏖戰未幾，弗識此怪口氣何如之大，張口一吹，將吾二人吹至半空，顛倒不能自主。」紫霞驚曰：「爾等何不運動元功乎？」正心子曰：「若非運動元功，不知吹在何所！」紫霞曰：「是怪厲害如斯，待吾一往！」復禮子曰：「師宜速去，否則三緘師徒必為此怪吞之！」紫霞即持寶物，命正心子前導，乘雲而來。

到了玉房山前，正心子以手指曰：「野壑中即是三緘受困所在。」紫霞雲頭按下，直墜壑內，見三緘師徒呻吟不絕，一時怒從心起，厲聲吼曰：「何處妖魔敢將吾徒束捆於此！如其速釋，免戩爾身；倘再作梗上仙，死在頃刻！」小妖飛奔入洞，稟之三位游神。游神持棍前來，各逞威風，與紫霞大戰不已。

連戰數十次，卻也有三分怯意，遂同張口，向紫霞厲吹。紫霞幾為此氣掀翻，幸默運元功，三怪吹之不動。紫霞暗暗將所背葫蘆取下，拋向空中，吐出千條金光，直射三怪。三怪目為光炫，仰口吹之，其光吹在半天，不復向下矣。紫霞竊思：「此怪之氣，何厲如是？是非清虛真人瓊瑤玉扇扇之，其氣不能止也。」於是將戰暫停，退出山外，命正心子去清虛洞裡，請清虛真人隨帶寶扇來茲擒此厲怪。又命復禮子去凌虛、碧虛洞中，速請二真人前來助戰。二子領命，乘雲竟去。

去不多時，清虛、凌虛、碧虛三真齊至，詢紫霞曰：「道兄呼喚吾等，有何計議？」紫霞曰：「三緘游至玉房山，為九頭野怪困於深壑。吾弟子往救，已被數怪吐氣敗歸。吾去戰之，果見三怪張口吐氣，其氣甚烈。非吾元功暗運，幾為所敗！吾思此氣非清虛兄之瓊瑤玉扇扇之不能，故請來茲，助吾一陣。」

然是怪同類，其數有四，若欲取勝，必各戰一怪。因又請凌虛、碧虛同來助吾。不然，獨力難支，不惟此怪不能擒，反為怪物勝之，必然見笑於天仙也。」言畢，雲車各駕，竟投玉房山。

按下雲頭，墜於野壑。

小妖飛報九頭怪，九頭怪復偕三游神出洞接戰。清虛舉目一望，四怪形容備極猙獰，甚為可怕。紫霞衝至前面，直戰九頭怪，清虛、凌虛、碧虛各戰一遊神，游神依然張口吹氣，三真自覺厲而難近。清虛忙扇以寶扇，其氣為扇風所逼，敗下陣去，一聲大吼，現出了無涯闊海，銀濤萬頃，波浪滔天，紫霞諸真欲將雲車播海外，誰知是海變幻莫測，雲車播東，則海盛乎東，雲車播西，則海盛乎西，播北播南，均不出乎此海。

清虛曰：「是怪道法高妙，語不虛傳！」紫霞曰：「吾等且運內功，以免墜入海水。」三真諾。剛將神氣運足，俯視海有涯涘，久則漸漸縮小焉。紫霞收了陣勢，出山數里，與凌虛等商曰：「此妖非山精水怪者比，如何能伏，以救三緘？」正商議間，忽聽雲裡有一仙子拍掌歌曰：「仙真道妙妙難言，煉煉修修數萬年；氣海養成波萬頃，顯來道法大無邊。」紫霞聞歌，喜而歎曰：「此怪收之有人矣！」不一時，降虛真人按下雲頭，來會諸真，曰：「道兄等其雲遊至此歟，抑有所為而來歟？」紫霞曰：「因吾弟子三緘為九頭妖所困，吾約清虛等同來收伏。奈彼道法高妙，不能擒之。」降虛曰：「彼於臨陣時所用何寶？」紫霞曰：「始而張口吐氣，繼現一大海，無邊無岸。吾等雲車播動，總不出乎海中。不知是妖為何有此法力？」降虛曰：「待吾前去一戰，以見彼之變化如何。」遂同諸真來到玉房山下，大叫：「該死山妖，快送三緘師徒出山，方饒爾命！」叫聲未已，四妖齊出。降虛與戰片時，果見三妖仰首吐氣，清虛以扇扇去。三妖復現大海。降虛取出吞妖寶鏡，向海一照。此海現於鏡內，上下銀濤不分。三游神迷於鏡，意欲乘風遠遁，亦不出乎此鏡焉。諸真人同立鏡前，見鏡內所現原形，乃一馬、一猿、一虎也。紫霞遂取情真帶將馬精拴著，凌虛取挽心帶將猿精拴著，碧虛取弱絲帶將虎精拴著，清虛取伏獸帶將烈馬拴著，一一擒後，降虛收鏡。九頭怪及三游神自覺見制於諸仙，低頭不語。紫霞曰：「爾屬獸精，宜守本份，何得敢與天仙爭鬥！而今已被擒下，有何說乎？」言已，即命正心子去到深壑，將三緘師徒釋之。

正心子忙於壑內解釋師徒之捆。誰知捆已解釋，不能行動。

紫霞復予仙丹數十粒，師徒吞後，精神始復，步履如常。三緘曰：「吾捆釋矣，吾寶安在？」正心子曰：「爾寶失於何地？」三緘曰：「前入八鏡宮時，已為妖物所盜。」正心子遂導三緘師徒來見紫霞，言及失寶之事。紫霞乃問四妖曰：「三緘仙寶藏在何處？」四妖不答。紫霞曰：「爾如不言，吾將寶鏡取來一照，管叫爾性命難全！」九頭怪曰：「三緘寶器尚藏後洞。祈釋吾捆，吾去取焉。」紫霞曰：「爾欲逃乎？」降虛曰：「吾押彼去，取出仙寶，倘有奸詐心腸，吾仍以鏡照之，好誅彼命！」紫霞曰：「如得真人押去取寶，妖不能逃矣。」降虛於是竟押九頭怪去，取寶而歸。